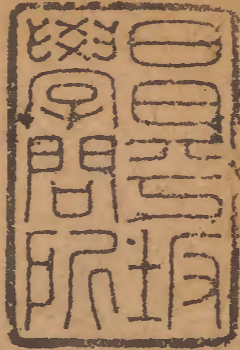


史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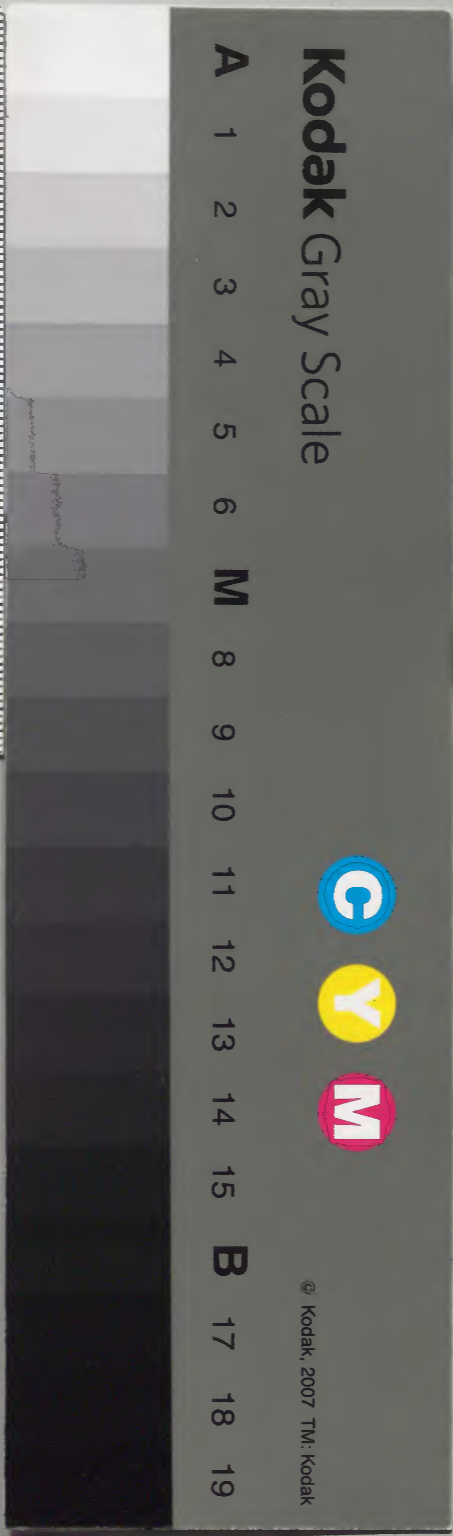
二百七十七之八



					漢書門
				二三二	
			四一	二	
		一	一	一	
六〇	四	函	號	類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二三二	漢書
			一	一	
		一	一	一	
九〇	二〇	函	架	冊	號
冊	架	函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冊數	160 (138)	
函號	290	140



史籍卷一百七十七

宋史六十

列傳

文苑

何承裕不知何許人晉天福末擢進士第為中書主簿桑維翰鎮交州知其真率不責以吏事為成陽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府尹王彥超以其名士容之為治清而不煩民安焉常召豪吏接坐引滿吏挾私自事承裕笑曰此見問也嘗受杖於承裕復與飲為監察御史知商州太平興國中卒

鄭起字孟隆不知何許人舉進士周本為殿中侍御史起見

漢草文庫

史緯卷二百七十七

宋史六十

列傳

文苑

何承裕不知何許人晉天福末擢進士第為中都主簿桑維翰鎮交州知其真率不責以吏事為咸陽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府尹

召豪吏接坐引滿吏挾私白事承裕笑曰此見罔也當受杖

鄭起字孟隆不知何許人舉進士周末為殿中侍御史起見

與飲為監察御史知商州太平興國中卒

淺草文庫

太祖握禁兵，有人望，上書范質極言其事，嘗遇太祖於路，橫絕前導而過，太祖亦弗之怒，起負才倨傲，乾德初，出掌泗州市征，刺史張延範檢校司徒，官吏呼以太保，一日起跨驪，從延範出郊送客，延範揖起曰：請乘馬，起曰：此驪也不當過，呼以譏延範，延範啣之，奏起嗜酒廢職，出爲河西令，會蜀平，當調蜀中，起不欲遠行，乃炙烙其足，成疾而卒，有郭昱者，周顯德中登進士第，耻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論惡其矯激，久不調，後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潘美討金陵，昱以襄州推官隨軍，中夜被酒號叫，軍中皆驚，翌日美遣還，雍熙中卒。

此人癡如

高頔，字子奇，雍丘人，後唐清泰中舉進士，同輩給之曰：何不從裴僕射求知乎？時裴皞以左僕射致仕，後進無至其門者，頔性純樸，信其言，以文贄於皞，明年禮部侍郎馬裔孫知貢舉，皞門生也，皞以頔語之，遂擢科，周顯德中，符彥卿奏掌書記，時太宗親迎懿德皇后于大名，彥卿遣頔迎候，日夕陪接，尤伸款好，後以病免，居于魏，雍熙二年，太宗親試貢士，頔子南金舉學究，自陳曰：臣父年八十四，嘗佐使幕，久已罷職，家貧無以存養，願賜一第，庶獲寸祿，以及老父，上問其父何人，宰相宋琪以頔對，且言其素行廉介，上曰：高頔在大名幕中，與朕遊處，迨踰旬月，晨暮對按飲食，常拱手危坐，未嘗少懈。

其恭謹蓋天性也。惜其老矣，不欲煩以官政，卽擢南金第，拜
頓左補闕致仕，賜錢十萬。
柳開字仲塗，大名人，爲殿中侍御史，貶上蔡令。會大舉北征，
開部送軍糧，將至涿州，有契丹酋長領萬騎與不信戰，相持
不解，俄遣使求降。開謂信曰：兵法云：無約而請和謀也。彼將
有謀，急攻之，必勝。信遲疑不決。踰二日，賊復引兵挑戰。後偵
知果以矢盡，俟取于幽州。真宗卽位，知代州，上言：宰相樞密，
朝廷大臣，用之必至當，委之必無疑。銓總僚屬，評品職官，內
則主管百司，外則分治四海。今京朝官，則別置審官，供奉殿
直，則別立三班，刑部不令詳斷，別立審刑，宣徽全同散地，銀

臺不屬樞密，不信大臣而信小臣，加倍置人事，則依舊別無
利害，虛有變更。望停審官，復歸中書。三班宣徽銀臺復歸樞
密，審刑復歸刑部，去其繁碎，省其頭目。京府大都萬方軌則，
望仍舊貫。選委親賢，今皇族宗子，悉多成長，但令優逸，無以
試才。宜委之外藩，擇文武忠直之士，爲左右贊弼之任。天下
州縣官吏不均，或冗長至多，或歲年久闕，請縣四千戶已上，
選朝官知，三千戶已上，選京官知，省去主簿，令縣尉兼領其
事。自餘通判監軍巡檢監臨使臣，並酌量省減，免虛費于利
祿，仍均濟於職官。又人情貪競，時態輕浮，雖骨肉之至親，臨
勢利而多變，同僚之內，率少和衷，伺隙則致于相危，遇難則

全無相救仁義之風蕩然不復望明頒告諭各使改更庶厚
化原未敦政本徙滄州道病卒祖徐鉉字鼎臣廣陵人爲南唐吏部尚書宋師圍金陵李煜遣
鉉求緩兵時朱令贇將兵十餘萬自上江來援煜欲止令贇
勿東下鉉曰此行未必能濟難江南所恃者援兵爾奈何止
之煜曰方求和解而復決戰豈利於汝乎鉉曰要以社稷爲
計豈顧一介之使煜泣而遣之及隨煜入覲太祖責之鉉曰
臣爲江南大臣國亡罪當死太祖嘆曰忠臣也事我當如李
氏太平與國初直學士院卒年七十六鉉精小學好李斯小
篆臻其妙隸書亦工嘗受詔校說文序曰夫八卦既畫萬象

既分則文字爲之大輅載籍爲之六轡先王教化所以行于
百代及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五帝之後改易殊體
六國之世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跡不失形類之本及暴
秦苛政散隸聿興便於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變巧僞日滋
漢宣帝始命諸儒脩倉頡之法亦不能復光武時馬援上疏
論文字之譌謬和帝申命賈逵修理舊文於是許慎采史籀
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
五年始奏上之而隸書之行已久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
反以篆籀爲奇怪之跡不復經心至於六籍舊文相承傳寫
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鳥魚之名肆志增益不

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曆中，李陽冰篆迹殊絕，獨冠古今。刊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爲臆說。夫以師心之獨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爲字學者，多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而賤目也。自唐末喪亂，經籍道息。有宋膺運，人文國典，粲然復興。以爲文字者，六藝之本，當由古法。詔取許慎說文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敢竭愚陋，備加詳考。有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者，審知漏落，悉從補錄。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皆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其間說文具有正

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於註中。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並列序於後。俾夫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違古。若乃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於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又許慎註解詞簡義奧，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從附益。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爲訓釋，以成一家之書。說文之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愐音切爲定。庶幾學者有所適從焉。弟錯亦善小學，以許慎說文依四聲譜，次爲十卷。目曰說文解字韻譜。鉉序之曰：昔伏羲畫八卦而文字之端見矣。倉頡模鳥跡而文字之形立矣。史籀作大篆以潤色

之李斯變小篆以簡易之其美至矣及程邈作隸而人競趨省古法一變字義浸譌先儒許慎患其若此故集倉雅之學研六書之旨博訪通識考於賈逵作說文解字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字書精博莫過於是篆籀之體極於斯焉其後賈魴以三春之書皆為隸字隸字始廣而篆籀始微後漢及今千有餘歲凡善書者皆草隸焉又隸書之法有刪繁補闕之論則其譌偽斷可知矣故今字書之數累倍於前夫聖人創制皆有依據不知而作君子慎之及史闕文格言斯在若草木魚鳥形聲相從觸類長之良無窮極苟不折之以古義何足以觀故叔重之後玉篇切韻所載習俗雖久

要不可施之於篆文往者李陽冰天縱其能中興斯學贊明許氏免焉英發然古法背俗易為堙微方今許李之書僅存於世學者殊寡舊章罕存秉筆操觚要資校閱而偏傍與密不可意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力省功倍思得其宜舍弟錯特善小學因命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開卷以觀錯又集通釋四十篇考先賢之微言暢許氏之玄旨正陽冰之新義折流俗之異端文字之學善矣盡矣今此書止欲便於檢討無恤其他故聊述古訓以為別識其餘敷演有通釋五音凡十卷貽諸同志云錯字楚金為李景內史舍人因鉉奉使入宋憂懼而卒年五十五華陽句中正與鉉校定說

既無字矣
想以反切
發之

文太宗問中正凡有聲無字者幾何中正退條爲一卷以獻
上曰朕亦得二十一字可并錄之也中正官著作郎時封丘
崔偓佺爲直講引對便坐太宗曰李覺嘗奏朕云四皓中一
先生或言姓用字加撇或云加點爾知否偓佺曰昔秦時程
邈撰隸書訓如僕隸之易使也今字與古或異臣聞刀用爲
角音推兩點爲角音鹿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又有張友正陰
城人宰相士遜子不預人事居小閣學書積三十年遂以書
名神宗評其草書爲本朝第一
穆修字伯長鄆州人師陳搏傳易學爲潁州文學叅軍老益
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修丐於所親得鏤板印數百帙攜入京

驚之有儒生數輩至肆共取閱修奪取怒視曰先輩能讀一
篇不失一句當以全部相送遂終年不售時學者方事聲律
未知古文修始爲之倡尹洙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
石延年字曼卿幽州人晉以幽州遺契丹其祖舉族南走家
于宋城延年爲人跌宕任氣節爲文勁健工詩善書授太子
中允同判登聞鼓院嘗言天下不識戰三十餘年請爲二邊
之備不報及元昊反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命往河東籍
鄉兵得十數萬邊將遂欲以扞賊延年曰夫不教之兵勇怯
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既不暇教宜
募其敢行者則人皆勝兵也請募人使唃廝囉及回鶻舉兵

攻元昊帝納之、延年喜劇飲、嘗與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王氏以爲非常人、益奉美酒肴果、二人飲啖至夕、無酒色相揖而去、明日、都下傳王氏酒樓有二仙來飲、已乃知劉石也、與天章閣待制吳遵路使河東卒、遵路言於朝、官其一子潛、定陶人、嘗知蓬萊縣、方與曼卿飲、聞母暴病、亟歸、母死、潛一慟遂絕、其妻撫潛大號而死、時人傷之。

蘇舜欽字子美、易簡之孫也、爲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舜欽娶宰相杜衍女、衍與范仲淹富弼在政府、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爲、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與右班殿直劉巽輒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樂會賓客、拱辰

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劾奏、因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劾治、舜欽巽坐自盜除名、賓客皆知名士、得罪逐去者十餘人、世以爲過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旣放廢、寓於吳中、友人韓維責以世居京師而去離都下、隔絕親交、舜欽報書曰、昨在京師、致不測之禍、梓去下吏、無人敢言、友讐一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欲寘之死地、然後爲快、故閉戶不敢與相見、如避兵寇、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泊于江湖之上、寔欲少避機穽也、今居都門、可閉關不與人接乎、不可也、與人接、必與之言、與之言、必與之還、往、使人人皆如持國、則可、不如持國者、必加釀惡言、宣布

上下使僕不能自明，則前日之禍未爲重也。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羸馬饑僕日栖栖于都城，使人指摘譏笑，可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兄弟親戚相遠，而日用稍簡，居處稍寬，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閒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窻之下，羅列圖史琴樽，以自愉悅。有典則泛小舟，出盤閭二門，吟笑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邨釀，足以銷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廟宇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流連，不覺日暮。三吳風俗樂善好事，欣然願與僕相過從，不以罪人相遇，以彼此較。

之爲何如哉！人生內有自得，外有以適，固亦樂矣。何必高位厚祿，然後爲樂？今僑寓此邦，亦如仕宦南北，安能與親戚常相守耶？處勢窘迫，不得如持國意，欲不報書，慮淺吾持國也。除湖州長史，卒，舜欽在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時發憤懣於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善草書，每酣酒落筆，爭爲人所傳。妻杜氏有賢行。

尹源字子漸，與弟洙以文學知名。其唐說曰：或云唐之亡，其由君失道乎？曰：君非失道，而才不至焉爾。其亡也，臣寔爲之。請極其說。唐太宗起艱難，有天下，其用臣也，聽其言而盡其才，以及後世。君有太宗之心，臣非太宗之臣，上聽其下，或不

辨其奸下惑其上無所不至所以敗也何哉夫君一臣衆大聖之君不相繼而出大奸之臣則世有大聖在上則奸無所容其臣莫不賢苟君之才不能勝臣之奸則雖有賢者不能進矣如是雖未至於失道猶失道也明皇非不欲久安長治而馭臣之才不能勝林甫之奸於是有祿山之禍德宗非不欲削平暴亂而君人之術不能勝盧杞之邪於是有朱泚之變以至於僖昭其心皆欲去亂而即治也而才不逮於明皇德宗輔臣之奸邪或過於林甫盧杞求國不亡安可得已然跡其事君豈有失道乎于時天下非無賢而人君不能操其用舍之柄故上哲之主與夫下愚之主其興其亡皆自取

之此繫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臣正勝邪則治而安邪勝正則亂而亡此繫乎臣者也然則唐之亡非君之爲臣之爲也其叙兵曰唐自中世以來諸侯皆自募兵訓練出入攻守上一志故討淮西青冀滄德澤潞之叛以至四征夸狄大率假外兵以集事朝廷所出神策禁軍不過爲聲援而已故所至多有功今則不然國家患前世藩鎮之強凡天下所募驍勇一萃於京師雖濱塞諸郡大者籍兵不踰數千每歲防秋則戍以禁兵將帥任輕而勢分軍事往往中御此可以施于無事時鎮中國制竊盜苟戎夸侵軼未必能取勝也何則兵主於外則勇主於內則驕勇主於勞驕生於逸夫外所習尚

以下說宋

有先見

皆疆場戰鬪勞苦之事。命之死生。制之於將。故勇勇而使之戰。則多利。內兵居京師。日享安逸。加之以賞賚。未嘗服甲冑。荷戈戟。不知將帥號令之嚴。故驕。驕而勞之。則怨。以之戰。則多鈍。若唐之失。失於諸侯之不制。非失於外兵之強。故有驕將。罕聞有驕兵。今之失。失於將太輕。而外兵不足以應敵。內兵鮮得其用。故有驕兵。不聞有驕將。且唐之所失者。勢也。今之所失者。制也。勢也者。不得已也。制也者。可爲而不爲也。然則爲今之計。當如何。曰。稍革舊制。大募豪勇。益外兵之籍。俾足以戰敵。以內兵爲聲援。重邊將之任。使專一軍之事。而不得連州郡之勢。斯可以獲近利。而亡後害也。通判慶州趙元

昊寇定川堡。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源遺懷敏書曰。賊舉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宜駐兵瓦亭。擇利而後動。懷敏不聽。遂敗。范仲淹韓琦薦其才。召試學士院。除知懷州卒。

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七歲能屬文。舉童子及第。工篆籀書。漢湘陰公辟從事。與記室董喬爭事。謝去。周祖召爲周易博士。建隆初。被酒。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競於朝堂。御史彈奏。忠恕叱臺吏奪其奏。毀之。貶乾州司戶。秩滿。遂不仕。放縱岐雍。陝洛間。逢人無貴賤。輒呼猫。遇佳山水。輒淹留旬日。或絕粒不食。盛暑。暴日中無汗。大寒。鑿河冰而浴。其傍凌澌消釋。人

獨狗類罵人也

奇

皆異之。妙於山水屋木，求者皆不應。意欲畫，卽自爲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郭氏亦寶之。岐有富人子喜畫，日給淳酒，待之甚厚。久乃以情言，且致匹素。恕先畫小童持線車，放風鳶，引線數丈，滿之。富家子大怒，遂絕。時與役夫小民人市肆飲食，曰：吾所與游皆子類也。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于內侍省押班寶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神興大怒，入見，賜襲衣銀帶錢五萬。除國子監主簿，館於太學。令刊定歷代字書。忠恕益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語聞，夾杖配流登州。至齊州，謂部送吏曰：我

死

逝矣。因拈地爲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藁葬道左。故人欲改葬，但衣衾存焉。後數年，與陳搏會於華山，蓋仙去矣。又有郭熙，溫縣人，爲御書院藝學。善山水，寒林得名于時。每于高堂素壁，信手作長松巨木，回溪沿崖，巖岫巉絕，峯巒秀起，雲嵐變滅，烟靄之間，千態萬狀。論者謂獨步一時。雖老，落筆益工。如隨其年貌焉。著山水畫論，言遠近淺深，風雨明晦，四時朝暮之所不同。春山艷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至於溪谷橋釣，漁艇釣竿，人物樓觀等，莫不分布，使得其所。言皆有序，可爲畫式。麗真梁人。太祖時，以道士召對，自言售畫得錢沽酒，竟醉。此外無能

用心如此
安得不工

者嘗爲廬山道人寫鵝燕雀不敢來集其畫喜圖牛虎常伏
草莽以觀虎之出入或蒙虎皮而做其搏躍之形故其畫虎
居神品

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工爲詩深遠古淡間出奇巧嘗語人
曰凡詩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矣必能狀難寫
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歐陽修與
爲詩友自以爲不及也爲都官員外郎預修唐書成未奏而
卒錄其子一人堯臣家貧喜飲酒賢士大夫多從之游時載
酒過門善談笑與物無忤詼嘲譏刺託之於詩晚益工有人
得西南夸布弓衣其織文乃堯臣詩也

蘇洵字明允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舉進士又舉茂
才異等皆不中嘆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焚之閉
戶益讀書絕筆不爲文者五六年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
筆頃刻數千言嘉祐間與其子軾轍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
修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稱之曰荀卿子之文也今錄其心
術遠慮二篇心術曰爲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崩於前而色
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待敵凡兵上義不義
雖利不動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凡戰之道
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旣戰養其氣旣勝養其心謹烽燧
嚴斥候使耕者無所顧忌所以養其財豐犒而優游之所以

養其力、小勝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不盡其所爲、所以養其
心、故士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
則有餘貪、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黃帝所以七十戰而
兵不殆也、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而測、嚴則不可
犯、故士皆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
皆死、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
縋兵於穴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
侮而動也、故古之賢將、能以兵嘗敵、而又以敵自嘗、故去就
可以決、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
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

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
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益技而自愛者、無敵于天下、故
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兵有長短、敵我一也、敢
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歛而
置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
而却、吾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
術也、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
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
遇蜥蜴、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袒裼而按
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

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遠慮曰聖人之道有經有權有機是以有民有羣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經者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曰權者民不可得而知矣羣臣知之可也曰機者雖羣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聖人無權則無以成天下之務無機則無以濟萬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機者又羣臣所不得聞羣臣不得聞則誰與議不議不濟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無也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而守之以禮樂也則曰聖人無機夫取天下與守天下無機不能顧三代聖人之機不若後世之詐故後世不得見耳有機也是以有腹心

之臣禹有益湯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聞天下之所不聞知羣臣之所不知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而三臣者和之於下以成萬世之功下而至於桓文有管仲狐偃爲之謀主闔廬有伍員勾踐有范蠡大夫種高祖之起也大將任韓信黥布彭越裨將任曹參樊噲滕公灌嬰游說諸侯任酈生陸賈縱公至於竒機密謀羣臣所不與者惟留侯鄼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竒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過曰房杜夫君子爲善之心與小人爲惡之心一也君子有機以成其善小人有機以成其惡有機也雖惡亦或濟無機也雖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一日無也司馬氏魏之賊也有賈

克之徒爲之腹心之臣以濟陳勝吳廣秦民之湯武也無腹
心之臣以不克何則無腹心之臣無機也有機而泄也夫無
機與有機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穽設陷穽而
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或曰機者創業之君所以濟耳守成
之世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嗚呼守成之世能遂熙
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見機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
變嘗伏於安田文所謂子沙瀾危大臣未附當是之時而無
腹心之臣可爲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旣定矣而又以
周勃遺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旣治矣而又以霍光遺孝
昭孝宣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故雖

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傳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
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三年
不置疑於其間耶又曰五載一巡狩彼無腹心之臣五載一
出捐千里之畿而誰與守耶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
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
臣乎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上下不接而
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
視人泊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爲憂君憂
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譽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捨之宰相避
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國如傳

舍百官泛泛於下，而天子惴惴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執手入臥內，同起居寢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疎，尊其爵，厚其祿，重其權，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然則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宰相韓琦奏于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除校書郎，會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以爲文安縣主簿，與項城令姚闢同修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卒，賜其家縑銀二百，子軾辭所賜，求贈官，贈光祿寺丞，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蜀，有文集二十卷，曾鞏曰：洵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

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盡之，約遠此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文同字與可，梓潼人，漢文翁之後，善詩，又篆隸行草，文彥博守成都，稱同曰：與可襟韻洒落，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同善畫竹，四方之人持縑素請者，足相躡於門，同厭之，投縑於地，罵曰：吾將以爲鞭。知洋州，元豐初徙知湖州，至宛丘驛沐浴衣冠，正坐而卒。崔公度嘗與同共在館職，遇同於京南，殊無言及將別，云：明日復來，與子話。公度意以爲畫，明日再往，同曰：吾聞人不妄語者，舌可過鼻，卽吐其舌，三疊之如餅狀，引

至眉間公度大驚遂別至京中傳同死公度乃悟所見非生者有丹淵集四十卷

黃庭堅字魯直分寧人舉進士教授北京國子監蘇軾見其詩文以為超軼絕塵獨立萬物之表由是聲名始震哲宗立召為神宗實錄檢討官擢起居舍人庭堅性篤孝母病彌年衣不解帶紹聖初知鄂州章惇蔡卞謂實錄多誣俾前史官分居京邑以待問庭堅書用鐵龍爪石河有同兒戲至是召問之對曰庭堅時官北都嘗親見之與戲耳貶黔州安置徽宗即位以吏部員外郎召辭不行復羈管宜州卒年六十一庭堅長於詩善行草書與張耒晁補之秦觀游蘇軾門天下

稱為四學士軾為侍從時舉堅自代有瓌偉之文妙絕當世

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語游濠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林泉

之勝因自號山谷道人

庭堅改婚可薄不得以王哀為解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年十七作函關賦游學於陳學官蘇轍

愛之因從蘇軾游軾稱其文汪洋冲澹有一唱三嘆之致弱

冠第進士歷秘書丞著作郎史館檢討居三館八年擢起居

舍人紹聖初坐黨籍謫監黃州酒稅徽宗立為太常少卿出

知潁州耒聞蘇軾訃舉哀行服為言者所論貶黃州安置五

年得自便居于陳州時二蘇及秦黃輩相繼歿惟耒獨存士

人就學者分日載酒殺飲食之嘗著論云自六經以下至於

諸子百氏。騷人辨士。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如不務理而求文之工。世未嘗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波濤。激之爲風。颺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之謂也。卒年六十一。

陳師道字履常彭城人年十六以文謁曾鞏鞏奇之後游京

師傳堯俞欲識之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伺候公卿之門者也堯俞曰子爲我介於陳君懷金欲贈之及聽其議論遂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之于朝以書屬觀招之師道不往答書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士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爲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不可見也且公之見招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禮法聞命奔走則失其所以見招矣又何取焉公他日成功謝事

幅巾東歸師道御欵段乘下澤候公於丘園尚未晚也元祐初蘇軾傳堯俞孫覺薦其文行除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爲大學博士言者論師道越境出南京見蘇軾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久之召爲秘書省正字師道與趙挺之友壻素惡其人郊祀行禮寒衣未裝綿其妻就假於挺之家師道却去不服遂以寒疾卒年四十九友人鄒浩買棺歛之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舉進士王安石與之有舊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辭因言天子將屬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又條陳所更法令不合衆心者勸使復舊安石怒恕不爲屈或稠人廣坐抗言其失無所

避求監南康軍酒以就養遷秘書丞卒年四十七恕不信淫屠說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可乏去則盡棄之矣豈得賁以自隨哉

李格非濟南人登進士第以文章受知於蘇軾嘗著洛陽名園記謂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其後洛陽陷人以爲知言紹聖立局編元祐章奏以爲檢討不就戾執政意通判廣信軍遷禮部員外郎以黨籍罷歸卒格非嘗言文不可以苟作誠不著則不能工晉人能文者多矣劉伯倫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獨高步晉人之上其誠著也妻王氏亦能文女清照文詞尤稱於時嫁趙挺之子明誠自號易安居士

誠是

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第進士爲中書門下後省刪定官好古博學紹聖末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公麟曰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以龍虬魚鳥爲文玉質堅甚非昆吾刀蟾肪不可治瑀法中絕真李斯所爲不疑議遂定公麟畫學顧陸與僧繇道元及前世名手佳本礮礪胸臆者甚富乃集衆善以爲已用工人物能分別品類其廊廟館閣山林草野動作態度顰伸俯仰小大美惡與夫東西南北之人才分點畫咸有區別非若世俗畫工混爲一律貴賤好醜止以肥紅瘦墨分也大抵公麟以立意爲先布置緣飾爲次其成染精緻俗工或可學焉至率畧簡易處則終不近也故創意處如

吳道子蕭灑處如王摩詰謂華嚴會人物可以對地獄龍眠山莊可以對輞川圖也公麟初喜畫馬學韓幹嘗寫驥院御馬如西域于闐所貢好頭赤錦膊驄之類圉人懇請恐爲神物取去法秀師讓之曰伯時爲士大夫而以畫行已可耻又作馬恐爲之乎公麟恚曰畫馬無乃墮惡道耶師曰公業已習此則日夕思其情狀求爲神駿繫念不忘一日眼光落地必入馬胎無疑非惡道而何公麟大驚不覺身去坐榻曰今當何以洗此過師曰但當畫大士像公麟遂畫大士像妙絕天下仕宦京師每休沐遇佳時則載酒出城拉同志二三人訪名園蔭林坐石臨水翛然終日當時富貴人欲得

其筆跡者，往往執禮願交，公麟不答。至名人勝士，雖昧平生，相與追逐不厭。乘興下筆，了無難色。晚得痺疾，呻吟之餘，猶仰手畫被，作落筆形勢。家人戒之，笑曰：餘習未除，不覺如此。自號龍眠居士。

葉夢得，字少蘊，吳縣人。登進士第，爲武選編修官。用蔡京薦，召對言自古帝王爲治，廣狹大小規模不同，然必自治其心。始今國勢有安危，法度有利害，人才有邪正，民情有休戚，四者爲治之大也。若不先治其心，或誘之以貨利，或啗之以聲色，則所謂安危利害邪正休戚者，莫不顛倒易位。而况求其功乎！上異其言，遷祠部郎中。大觀初，蔡京再相，所罷新法一

切復行。夢得奏：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所謂廢置賞罰者，王之事也。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以自專。夫事不過可不可二者而已。以爲可而出于陛下，則前不應廢，以爲不可而不出於陛下，則今不可復。今徒以大臣進退爲可否，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者乎！上喜曰：邇來士多朋比，媒進卿言，獨無觀望。除起居郎。時喜用小有才之士，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先王常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來，在內惟取議論合同者爲純正，在外惟取法令速成者爲幹敏。未聞器業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異。願繼今用人，以有德爲先，遷翰林學士。極論士大夫

史綱 卷之二
三
朋黨之弊專於重內輕外且乞身先補郡蔡京欲以童貫宣撫陝西夢得謂京曰祖宗時宣撫使皆見任執政文彥博韓絳卽軍中拜相未有以中人爲之元豐末神宗欲命李憲雖王珪亦能力爭此相公所見也昨八寶恩超除貫節度使天下皆知非祖宗法此已不可救今又付以執政之任使得青唐何以處之京有慚色然不能用出知汝州高宗駐蹕揚州除戶部尙書夢得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爲本勢以芻粟器械爲重氣以將帥士卒爲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敵在吾度內矣因請阻江爲險命重臣爲宣總使一居泗

上總兩淮及東方之師以待敵一居金陵總江浙之路以備退保不報紹興初爲江東安撫大使濠壽叛將陳卞陽受朝命而陰與劉豫通夢得諭以禍福卞惶恐受命及豫入寇卞擊敗之齊兵宵遁明年金人至拓臯夢得團結松江民兵數萬分據江津遣子模將千人守馬家渡金兵不得渡而去拜崇信軍節度使致仕卒少蘊能言可行有用之文學也程俱字致道開化人擢中書舍人言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夫言有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齊今言不合則見斥于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故雖有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相如不敢全璧以抗秦心

計如劉晏不敢理財以贍軍食，使人人不敢當事，不敢盡謀，則艱危之時，誰與圖治謀國乎？武功大夫蘇易轉橫行，俱論祖宗之法，文臣自將作監，至左僕射，武臣自三班奉職，至節度使，此以次遷轉之官也。武臣自閣門使，至內客省使，為橫行，不繫磨勘遷轉之列，其除授皆頒特旨。政和間，改武臣官稱為郎大夫，遂并橫行易之為轉官，等級蓋當時有司不習典故，以開僥倖之門，自常調之官，下至皂隸，轉為橫行者，不可勝數。且文臣庶官，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夫官職輕重在朝廷，朝廷愛重官職，不妄與人，則官職重，反是則輕，輕則得者不以為恩，未得者常懷缺望。此

安危治亂之關也。徐俯為諫議大夫，俱繳還，以為唐元稹為荆南判官，忽命從中出，召知制誥，遂喧朝聽，時謂監軍崔潭峻之所引也。近聞外傳，俯與中官唱和，臣恐外人以此為疑，仰累聖德，陛下誠知俯姑以所應得者命之，不報，罷提舉太平觀，秦檜薦俱除寶錄院修撰，力辭卒。張嶠，襄陽人，上舍中第，紹興五年，召對，嶠言為今日計，當築塢堡以守淮南之地，興屯田以為久戍之資，備舟楫以扼長江之險，以我之常待彼之變。又荆襄壽春皆古重鎮，敵之侵軼多出此途，願擇良將簡勁兵戍守其地，以重上流之勢，除秘書省正字，嶠言吳蜀唇齒之勢也，蜀今無元帥，一年矣，忠

勇之人，使之捍外侮則可。至於撫循斯民，則非所能辨也。宜於前宰執中，擇其可以任川事者，委用之。又言自駐蹕吳會以來，似未嘗以襄陽、荊州爲意。今宜亟選儒臣，有牧御之才者，爲二路帥，使之招集散流，興農桑，治城壁，以爲保固之資。益重上流之勢，出爲福建路轉運判官。上疏曰：古之人君，其患有二，不在於不納諫諍，在納諫諍而不能用，不在於不知利害，在知利害而不爲意。陛下渡江十年矣，外有勅敵之國，內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之民，進言者多矣。今以爲陳腐，而別取新奇之說，任事者衆矣。今以爲固然，而習爲苟且之計，是納諫諍而不能用，知利害而不以爲意也。有國之所惡，莫

大於朋黨。今一宰相用，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用之。一宰相去，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逐之。宜黨論之難破也。除司勳員外郎提舉江州興國宮卒。

熊克，字子復，建陽人。除直學士院，言金人雖講和而不保於他日，今宜以和爲守，以守爲攻。當和好之時，爲備守之計，彼不能禁也。邊備旣實，金人必不能過求於我。彼若過求，或至用兵，曲不在我矣。今日之守，莫重淮東。金犯淮西，負糧自隨，其勢必難。若犯淮東，糧船直下易耳。今守淮之策，在墾田修堰，教練民兵，欲援淮東，莫若卽江陰建水軍，緩急可相應。然驟立一軍，慮敵生疑，當託以海道商賈之衝，置一巡檢，警督

敵立甫而
與敵非和
議爲之厲

攘奪自此歲益增兵，隱然一軍矣。中興之際，不患兵不可用，而患將權難收。今日之弊，不患將不可馭，而患軍情易動。在時諸大將，拊士卒如家人，自罷諸將兵權，御前主帥更徙不常。凡軍中莞權之利，所以養士卒者，今皆轉而為包苴矣。又廢其餘以益之，緩急安可用乎？出知台州，奉祠卒。

史緯卷二百七十八

宋史六十一

列傳

忠節

歷觀諸史忠節之多，未有如宋者。禮賢敬士之報也。

康保裔，洛陽人。祖志忠，後唐時討王都戰歿。父再遇，從太祖征李筠，死之。保裔為高陽關都部署，契丹大入，諸將與戰於河間。保裔選精銳赴之，契丹圍之數重。左右勸馳突以出，保裔曰：「臨難無苟免，決戰二日，殺傷甚眾，蹴踐塵深二尺，兵盡矢絕，援不至，遂戰沒。」贈侍中。官其子繼英等五人。繼英等泣辭，上慰勉之。惻然謂左右曰：「保裔父祖死疆場，身復戰沒，世

有忠節，封其母妻爲夫人。保裔善騎射，嘗握矢三十，引滿以射，筈鏑相連而墜，人服其妙。保裔旣敗，鈐轄張凝副都部署李重貴赴援力戰，敵乃退。凝議上將士功狀，重貴喟然曰：「大將陷沒，吾曹何面目計功？」上聞而嘉之。

馬遂，開封人，爲北京指使。王則叛，請留守賈昌朝請擊賊。昌朝使持榜入貝州招降，則盛服見之，遂諭以禍福，不答。遂將殺則，而無兵仗。時張得一在側，遂目得一，得一不動。遂奮起，投杯抵則，扼其喉，毆之流血。左右卒無助者，賊黨攢刃斷其臂。遂大罵曰：「妖賊，恨不斬汝萬段！」賊支解之，則倉猝被毆，駭傷病數日乃起。贈宮苑使，官其子五人。後得殺遂者石慶，使

其子剖心而祭之。

董元亨，東鹿人。通判貝州，王則叛，是日冬至，元亨方與州將張得一朝賀，夜漏未盡，變起倉猝，衆莫知所爲。元亨還坐廳事，賊黨擐甲露刃，排闥而入。左右皆奔潰，賊曰：「大王遣我來索軍資庫鑰。」元亨叱之曰：「妖賊，乃敢弄兵乎？我有死耳，鑰不可得也。」賊將郝用曰：「庫帑今日大王所有，可不上鑰乎？」元亨張目大罵，用遂殺之，贈太常少卿。錄其子孫三人，賊平，獲郝用，斬以祭之。

趙師旦，字潛叔，樞密副使稹之從子也。知康州，儂智高破邕州，順流東下。師旦使人覘賊，還報曰：「諸州守皆棄城走矣。」師

旦叱曰汝亦欲吾走乎得謀者三人斬以徇賊薄城下師旦止有兵三百開門迎戰殺數十人會暮賊稍却師旦使其妻懷州印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不可以去爾死無益也與監押馬貴部士卒固守貴不能食師旦獨飽如平時至夜貴臥不安席師旦鼻鼾如雷遲明賊攻城愈急左右請少避師旦曰戰死與戮死何如衆皆曰願爲國家死至城破無一人逃者矢盡與貴還坐堂上智高麾下鼓譟爭入師旦大罵曰賊獠朝廷負若何事乃敢反耶天子發一校兵汝無遺類矣智高怒殺之時年四十二并殺貴州人爲立廟贈師旦光祿少卿錄其子弟閤門祇候王從政戰敗被執大罵賊

以沸湯沃之不屈而死當智高之反嶺南無備州縣望風逃竄故賊所向輒下獨師旦曹覲孔宗旦能以死守云蘇緘字宣甫晉江人舉進士知英州儂智高圍廣緘募士數千人廣人黃師宓爲賊謀主緘擒斬其父殺賊黨六十餘人招其誑誤者六千八百人賊勢沮將解去緘先扼其歸路布槎木亘四十里賊至不得前乃遁出數舍渡江由連賀而西除廣東都監熙寧四年交趾謀入寇以緘知邕州八年蠻人寇衆號八萬陷欽廉破邕四砦緘闔州兵得二千八百召僚吏與郡人之才者授以方畧勸部隊使分地自守選勇士拏舟逆戰斬蠻酋二人邕州被圍緘發神臂弓射賊所殪甚衆

求救于桂州劉夔，夔遣將張守節救之，逗遛不進。緘以蠟書告急于提點刑獄宋球，球督守節往救。守節趨崑崙關，猝遇賊，不及陣，衆軍皆覆。蠻獲北軍，啗以利，使爲雲梯，又爲攻濠洞，蒙以革布，緘悉焚之。蠻計窮，將引去，或教賊囊土傅城，頃刻高數丈，蟻附而登，城遂陷。緘頰傷卒，馳戰力不敵。緘曰：吾義不死賊手，遂還州治，舉家三十餘人自焚死。蠻求尸不得，屠郡民五萬餘人，百人爲一積，凡五百八十餘積，隕三州城填之。江州被圍四十二日，糧盡，泉涸，人吸漚池水，多病痢，相枕藉死，訖無一叛者。贈奉國軍節度使，謚曰忠勇。賜甲第，上田，召其子子元曰：邕管賴卿父守禦，儻如欽廉，則賊乘勢奔

矣。桂象皆不保矣。昔張巡許遠以睢陽蔽遮江淮，較之卿父不能過也。授通判邕川。次子子明，子正，孫廣淵，直溫，與緘同死，皆褒贈焉。緘沒後，交人寇桂州，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城隍領兵來，懼而引歸。邕人爲緘立祠，賜額懷忠。秦傳序，江寧人，充夔峽巡檢使。李順之亂，賊衆至夔州城下，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被圍旣久，傳序爲蠟書遣人間道上言，臣盡死力，誓不偷生。城壞，傳序赴火死。長子真，遡峽求父屍，溺死，人以爲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太宗錄其次子煦爲殿直，賜錢十萬。李若水，字清卿，曲州人，上舍登第，除太學博士，蔡京再相，李

之為甚
此若水火

邦彥欲謝病去若水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胡不取決
上前使去就之義暴於天下顧默然而去耶欽宗遣若水使
金議以賦入贖三鎮若水見粘罕于雲中而兵已南下復副
馮澥以往次中牟守河兵相驚言金人至左右謀取間道去
若水曰戍卒畏敵而潰奈何效之既行奏和議必不可成宜
申飭守備至懷州遇館伴蕭慶挾與俱還至都拘之於冲虛
觀慶獨與澥入所議不諧粘罕急攻城破之若水入見擢禮
部尚書固辭改吏部侍郎何桌自金營還言金帥欲與上皇
相見帝曰朕當往明日往金營再宿而歸二年金人再邀帝
出郊帝殊難之若水以為無他慮請扈從以行金人中變逼

帝易服若水抱持大哭罵金人為狗輩金人擊之仆地以鐵
騎守之粘罕密令善視之若水不食旬日粘罕召問不肯立
異姓狀若水曰上皇為生靈計罪已內禪主上仁孝無過行
豈宜輕議廢立粘罕指宋朝失信若水曰若以失信為過汝
其尤也歷數其罪曰汝為封豕長蛇滅無日矣粘罕令擁之
去若水怒罵監軍搥破其口若水嘔血大罵斷其舌而死年
三十五高宗即位贈觀文殿學士謚曰忠愍有歸自北方者
云金人言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
劉韜字仲偃崇安人第進士攝帥鄜延夏人攻震武韜出奇
兵擣之夏人納款謝罪皆以為詐韜曰兵興累年中國尚不

支况小邦乎。彼雖新勝，其衆亦疲，懼吾再舉，故款附以圖自安。此情實也。疏聞，詔許之。夏使愆期不至，諸將言：「夏人果詐，請攻之。」韜曰：「越境約會，容有他故。俄而使至，夏人旣附，西邊遂安。」爲河北河東宣撫叅謀官。邊臣言：「燕民思內附，童貫出師，韜言：「燕薊不可得，正使得之，屯兵遣餉，經費無藝，必重困中國。」郭藥師入朝，韜密奏乞留之，不報。出守真定，藥師請馬，詔盡以河北戰馬與之，不足，又賦諸民。韜曰：「空內郡之馬，付一降將，非計也。」奏止之。金人已謀南侵，朝廷方從之，求雲中地，韜得實以聞。陰治城守以待變。金人抵城下，知有備，乃舍真定而南。金人圍太原，種師中救之，爲金人所敗。以韜爲宣

撫副使，至遼州，招集糾募，得兵四萬人，與解潛折可求約期俱進，而兩人俱敗。太原陷，名爲京城四壁守禦使，宰相罷之。京城不守，遣韜使金營，金人命僕射缺正館之僧舍，正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韜曰：「偷生以事二姓，寧死不爲也。」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爲有罪，而以予爲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况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予所以必死也。」使人持歸報諸子，卽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燕人嘆其忠，掩之寺西岡上。凡八十日，乃就殮，顏色如生。建炎元年，贈資政殿大學士，謚曰忠顯。

傅察，字公晦，濟源人。年十八，登進士第。蔡京遣子儵往見將

妻以女。察不答。遷吏部員外郎。宣和七年，以察爲接伴金國。賀正旦使時，金將渝盟，而朝廷未之知也。察至燕，聞金人入寇，或勸毋行。察曰：「受使以出，聞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至韓城。鎮金使不來，居數日，金數十騎馳入館，強之上馬，行次境上。察不肯進，曰：「迺使人故例，止此。金人擁之北去，行百里許，遇二太子幹離不領兵至，逼使拜。察曰：『吾若奉使見國主，當致敬。今來迎客，脅我至此，且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賓禮見。何拜爲？』幹離不怒，脅之曰：『凡汝國得失，爲我道之。否則死。』察曰：『主上仁聖，與大國講好，信使往來，項背相望。太子于盟而動，意欲何爲？』左右促使拜。察植立不動。幹離不曰：『爾今不拜，後

雖欲拜，可得耶？』麾令出。察知不免，謂官屬侯彥等曰：『我死必矣。自是隔絕，不復相見。』金兵至燕，彥等密訪存亡，曰：『使臣不拜，太子聞郭藥師戰勝，有喜色。太子慮其刼取，已殺之矣。』將官武漢英取其尸，焚之，裹其骨，命虎翼卒沙立負歸。至涿州，爲金人所得，繫諸土室。凡兩月，立伺守者怠，毀垣出，以肯付其家。察死時，年三十七。贈徽猷閣待制，謚忠肅。

張確，邠州人，擢進士第。宣和七年，知隆德府。金兵圍太原，忻代降，平陽兵叛。確言：『河東天下根本，安危所係，無河東，豈特秦不可守，汴亦不可都矣。敵旣得叛卒，勢必南下，潞城百年不修，築將兵又皆戍邊。』臣生長西州，頗諳戎事，若得秦兵十

萬人猶足以抗敵，不然，唯有一死報陛下耳。不報，明年金兵至，知城中無備，諭使降。確乘城拒守，或請自東城潰圍出，確怒叱曰：「確守土臣，當以死報國，頭可斷，身不可去。力戰而死，欽宗贈述古殿直學士，召見其子，密慰之曰：「卿父今之巡遠也，得其死所矣，復何恨？使為將為守者，皆如卿父，朕願有今日耶！」嘆息久之。

朱昭府谷人，宣和末為震武城兵馬監押，攝城事。金兵內侵，夏人乘虛盡取河外諸城鎮，震武距府州三百里，最為孤絕。敵攻之，昭募驍銳千餘人，謂之曰：「賊知城中虛實，有輕我心，若出不意攻之，可破也。」夜縋兵出，薄其營，賊驚亂，城上鼓噪。

乘之殺獲甚衆，其酋悟兒思齊介冑蔽以瓊盾，來邀昭計事。昭常服登陴，問曰：「汝何人？」乃爾不武，欲見我，我在此，將計何事。思齊却盾而前，數宋朝失信，曰：「大金約我夾攻京師，畫河為界，太原旦暮且下，麟府諸壘悉已歸我，公何恃而不降？」昭曰：「上皇知奸邪誤國，改過不吝，已行內禪，今天子聖政一新，汝獨未知耶？」乃取傳禪詔赦宣讀之，衆愕眙。時諸城降者多，昭故人從旁語曰：「天下事已矣，忠安所施？」昭叱曰：「汝輩背義偷生，尚敢以言誘我乎？」引弓射之，衆走。被圍久，城多圯壞，不可復支。昭坐廳事，召諸校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為賊污，幸先戕我家，背城死戰，勝則東向圖大功，不勝則死，大丈夫一生。」

昭既自殺其妻孥及將士妻子矣惟有不躍馬而將何之

之事畢矣，眾未應。昭幼子戲階下，遽手刃之。長子驚視，又殺之。領數卒屠其家人，昇屍納井中。部將賈宗望母過之，昭呼曰：媼鄉人也，吾不欲刃，請白入井。媼從之，遂併覆以土。將士有妻子者，皆盡殺之。昭謂眾曰：我與汝曹俱無累矣。部落有與賊通者，告之曰：朱昭與其徒盡殺其家人，將出戰。人雖少，皆死士也。賊大懼，以利啗守城兵，登城。昭勒眾于通街接戰，自暮達旦，屍填街不可行。昭躍馬從缺城出，馬蹶墜，賊驩曰：得朱將軍矣，欲生致之。昭瞋目仗劍，賊不敢前，中矢而死。年四十六。

孫益宣和末知朔寧府，受命救太原，時敵勢張甚，或言不若

引兵北擣雲中，彼之將士家室在焉，所謂攻其所必救也。益曰：此策固善，然違君命，乃冒圍至城下，遂死之。益在朔寧，知郡人孫谷可用，奏為掾，屬待之異於常僚。益出師，屬以後事益死，敵騎來攻，眾欲迎降，谷爭弗能，得嘆曰：吾食君祿，又受孫公之託，諸人不見容，是吾死所也。遂見殺。

霍安國不知何許人，知懷州。靖康元年，金騎再至，被圍城陷，將官王美投壕死，粘罕引安國以下分為四行，問不降者為誰。安國曰：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州事林淵、兵馬鈐轄張彭年、都監趙士訥、張謀、于潛、鼎澧將沈敦、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酋殺十三人而釋其

以六百人當金兵於事何濟直欲前死不顧耳

餘安國一門皆被害贈延康殿學士
李洵、遵、勗、曾孫也。知崇陽縣。靖康元年，京城被圍，羽檄召天下兵，鄂部縣七當發二十九百人，餘縣皆未集。洵獨以所募六百人請行，或謂盍徐之以待他邑。洵曰：事急矣，當持一信報天子，為東南倡。洵出家錢買牛酒犒士，謂之曰：吾固知無益，然世受國恩，唯以死報耳。法失將者死，均之一死，死國留名，男兒事也。眾皆泣，即日引而東北。過淮，蒲圻、嘉魚二縣之兵始至，合而前。至蔡，天大雪，蔡人忽譟而奔，曰：敵至矣。洵結陣以待，少焉游騎至，洵馳馬犯其鋒，步卒蒙盾徑進，頗殺其騎，乘勝追北十餘里，與大敵遇，飛矢蝟集，二縣兵皆遁。洵創

洵必死故以失將勉衆士

甚猶血戰，遂死焉。年五十三。士卒死者十六七。贈朝奉郎，官其三子。

李邈，字彥思，清江人。為遼國賀正副使，童貫將連金人夾攻契丹，邈言滅遼必有後禍。臣言不驗，願受虛妄之誅。改知嚴州。貫欲以西師入燕，邈語貫曰：方臘小醜，一呼屠七州四十餘縣，竭數路之力而後平之，殆天以此警公也。何可遽移之北乎？因教貫陰佐契丹以圖金人，貫不能用。乃乞致仕。貫收復燕山，奏邈知涿州，辭不赴。嘆曰：國家禍亂自茲始矣。金人犯京師，詔趣入見。會姚平仲戰不利，京師震動，上問奈何。邈言：勝負兵家之常勢，陛下無過憂。第古未有和戰不定而能

成功者因言种師道宿將有重名，敵人所畏，朝廷主和議，而盡以諸道兵畀師道，視敵爲進退。將在軍中，君命有所不受，使見可擊而進，勝固社稷之福，不勝亦足使敵知吾將帥有以國爲任者，上稱善而耿南仲主和議，遂不用。除京畿轉運使，辭不拜。金人駐毛駝崗，以邈爲京城西壁守禦使。邈言：姚平仲敗績，而敵猶不敢留，是畏我也。不以种師道再戰自失，機不可失，可尾其行。及河，半渡擊之，猶足爲後戒。不從。上章致仕，不允。金兵再入，命邈守真定。邈與鈐轄劉翊協力拒守，始至，兵不滿二千，錢不滿二百貫，乃諭民出財，共爲死守，不數日，得錢十三萬貫，粟十一萬石，募兵數千人，皆新集，無鬪志。

金人至，邈乞師于宣撫副使劉韜，且問道走蠟書上聞，皆不報。城被圍，且戰且守，相持四旬，城破，邈巷戰不勝，將赴井，左右持之不得入，幹離不脅之，拜邈，不拜，以火燎其鬚眉及兩髀，終不屈，乃拘于燕山府。金人問曰：集民兵擊我，謂我爲賊，何也？邈曰：汝負盟，所至掠金帛子女，何諱吾言？敵不能屈，欲以邈知滄州，邈笑而不答。因說之曰：天下強弱之勢，安有常？特吾中國適逢其隙耳。汝不以此時歸二帝及兩河地，歲取重幣如契丹，以爲長利，強可恃乎？金人忿之，命邈被髮左衽，邈大罵，金人搥其口，邈吮血，啖之。明日，白去髮爲浮屠，金人大怒，遂殺之。將死，顏色不變。南向再拜，端坐就戮。燕人爲之

流涕高宗贈招化軍節度使謚曰忠壯劉翊自縊死

逸才識可用不
但忠節而已

徐揆衢州人入太學靖康元年試進士爲舉首未及大比而遭國難欽宗詣金營不歸揆帥諸生以書抵二酋請車駕還闕曰昔楚莊王入陳欲以爲縣申叔時諫復封之後世君子莫不多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善本朝失信大國肯盟致討元帥之職也社稷幾亡而存元帥之德也生靈幾死而活元帥之仁也雖楚子存陳之功未能有過我皇帝親屈萬乘兩造轅門越在草莽國中喁喁跂望屬車之塵者屢矣道路之言乃謂以金銀未足故天子未返揆竊惑之今國家帑藏旣

空編民一婦女之飾一器用之微無不輸之公上商賈絕跡不來京邑區區豈足以償需索之數有存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以金帛之故留質君父元帥必不爲也願推惻隱之心存始終之惠反其君父班師振旅緩以時日使求之四方然後遣使奉獻則楚封陳之功不足道也二酋見書使載揆至軍中詰之揆厲聲抗論見殺建炎二年贈宣教郎官其後陳邁江寧人登進士第方臘亂邁經制七路治于杭言妖賊陵暴州縣唯搜求官吏恣行殺戮往往斷截支體採取肺肝或熬以鬲油或射以弩矢備極慘毒不償怨心蓋貪汙嗜利之人倚法侵牟不知藝極不平之氣結於民心一旦乘勢如

此可爲悲痛。臣願采官吏奸贓，尚仍舊習者，按治以聞，乞重寘于理。許之。欽宗立，知中山府。遘冒圍入城，堅壁拒守，受圍半年，外無援師。京都既陷，割兩河求和，命遘弟光祿卿適至中山。臨城諭旨，遘遙語之曰：「主辱臣死，吾兄弟平居以名義自處，寧當賣國自便乎？」適泣曰：「兄但盡力，勿以弟爲念。」遘使總管括城中兵擊賊，總管辭遂斬以徇。又命步將沙振往，振素有勇名，亦辭。遘固遣之，振衷刃入府，遘妾定奴責其輒入，振殺之，遂害遘及其子錫，并僕妾十七人。振出帳，下卒呼曰：「汝安得殺吾主，執而裂之。」城中無主，遂陷。金人入，見其屍曰：「南朝忠臣也。」棺斂之，塋于鐵柱寺。建炎初，贈特進，遘性寬厚。

任刺史二十年，每出必焚香祈天，願不逢貪濁吏，適爲金人所執，死于雲中。

趙不試，太宗六世孫。建炎元年，知相州。明年，金人大入，州久被圍，軍民無固志。不試謂之曰：「今城中食乏，外援不至，不試宗子也，義不降。計將安出？」衆不應。不試知事不可爲，乃登城與金人約，勿殺百姓。許之，遂納其家井中。然後以身赴井，命提轄官實以土，州人皆免於難。

趙令歲，燕王德昭玄孫。知黃州。賊張遇過城下，欲見令歲，令歲度不能拒，出見之。遇飲以酒，一舉而盡，曰：「固知飲此必死，願勿殺軍民。」遇驚曰：「以此試公耳。」更取毒酒沃地，地裂有聲。

乃引軍去丁進李成兵至皆擊郤之叛將孔彥舟圍城率民
兵固守凡六日乃解三年內艱詔起服金人聞孟太后在南
昌欲邀之趨黃州令歲在道聞之疾馳夜半入城拒守及城
陷金人欲降之大罵而死贈徽猷閣待制謚曰愍忠都監王
遠判官吳源巡檢劉卓皆死焉

唐重字聖任眉州人第進士高宗卽位重言今急務有五大
患亦有五所謂急務者車駕西幸爲先次則建藩鎮封宗子
通夏國之好繼青唐之後使相犄角以緩敵勢所謂大患者
法令滋彰朝綱委靡軍政敗壞國用困竭民心離叛今欲救
之宜守祖宗成憲登用忠直大正刑賞知京兆府重上三策

重上策
朱爲上策

謂鎮撫關中以固根本然後營屯於漢中開國於西蜀此策
之上若駐節南陽控楚吳越齊趙魏之師以臨秦晉之墟視
敵強弱爲進退選宗親賢明者開府於關中此策之次儻因
舊都再治城池撫汴洛之境據嶠函之險嚴兵防守此策之
下若引兵南度則國勢微弱人心離散此最無策并條秦關
中防河事宜謂號陝殘破解州河中已陷同華州汾河與金
人對壘邊面亘六百餘里本路無可戰之兵乞增五路兵馬
十萬已上委漕臣備侍以守關中章上朝廷未有所處重復
上疏曰關中百二之勢控制陝西六路捍蔽川峽四路今蒲
解失守與敵爲隣關中固則秦蜀十路可保無虞緣逐路帥

但是可用
之策俱不
聽不報真
則殺人

守監司各自占護不相通融。昨范致虛會合勤王之師，非不竭力，而將帥各自為謀，不聽節制。乞選宗親賢明者充京兆牧，或置元帥府，令總管秦蜀十道兵馬，以便宜從事。帥守監司並聽節制。緩急則合諸路之兵以衛社稷，不惟可以禦敵，亦可以救郡縣瓦解之患。不報。金將婁宿渡河，陷韓城縣。時京兆之兵經制使錢蓋皆調赴行在，重慶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徇國，吾復何恨。」及金人入境，重遺書轉運使李唐孺曰：「重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瓴之勢，庶可以臨東方。今車駕南幸矣，關陝又無重兵，雖竭智力，將何所施。惟有一死報。」

國耳。金兵圍城，城中兵不滿千，固守踰旬，外援不至。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出降，城陷。重率親兵百人血戰中流矢死，贈資政殿學士，謚恭愍。

郭忠孝字立之，河南人，為軍器少監。靖康初入對，以和議為非，力陳追擊之策，謂兵家忌深入。金人自燕薊興兵踰河朔，犯都城，其鋒不可當。今銳氣且衰，又顧子女玉帛，故議和以疑我師。吾諸道之師已集，宜乘其惰擊之。若不能擊其歸，他日安能禦其來。不用改。永興軍路提點刑獄金人再犯京師，永興帥范致虛率諸軍由淆澗入援。忠孝曰：「金人深入而河東無守，備願分兵走太行，扼其歸路，彼必來戰。都城之圍可。」

緩致虛然之大軍出函谷忠孝獨以蒲解軍三千至猗氏遇
金人破之踰絳州破太平砦斬首數百級攻平陽入其郭會
大軍失利淆澗間乃引還及金人犯永興或勸忠孝以監司
出巡可以避禍忠孝不答與經畧唐重分城而守忠孝主西
壁唐重主東壁金人陳城下忠孝募人以神臂弓射之敵不
得前已而城陷忠孝及副總管楊宗閔轉運副使桑景詢判
官魯謂主管機宜文字王尚武功大夫程廸俱死之贈忠孝
大中大夫

徐徽言字彥猷衢州人武舉及第金人再犯京師欽宗割兩
河以和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出河東爲金人所刦割河西麟

府豐三州隸西夏晉寧軍民曰三州棄晉寧豈能獨存徽言
曰此使人矯詔耳三郡在河西設有詔猶當執奏况無之耶
遂率兵復取三州又取嵐石等州教戈船卒乘羊皮渾脫亂
流以掩敵金人克胡砦吳堡津與晉寧對壘徽言出奇兵擊
走之時河東郡縣淪沒遺民日俟王師之至徽言結汾晉土
豪數十萬約復故地奏爲守長聽世襲條其事以聞而身率
精甲擣太原徑取雁門曰全晉一則形勝爲我有中原當指
期克復奏上詔徽言聽王庶節制議遂寢建炎二年金人自
蒲津涉河圍之徽言與府州折可求爲婚約夾攻金人可求
降金將婁宿挾至城下以招徽言徽言以大義數之可求曰

君胡太無情，徽言引弓曰：爾於國家無情，我尚於爾何情？此矢尤無情，一發中之，因出兵縱擊，遂斬婁宿之子。時河東已陷，獨晉寧屹然孤墉，橫當強敵。徽言堅壁壘，撫傷殘，遣人過河，召民之逃伏山谷者，幾萬衆，浮筏西渡，與金人大小數十戰，俘殺過當。晉寧號天下險，徽言命諸將畫隅分守，敵至則自致死力，以勁兵往來爲游援。金進攻數敗，圍之益急。晉寧臨河，民皆寄汲，城中無井，金人載茭石，湮壅支流，城中乏水，儲待浸罄，人心惴恐。徽言以死固守，旣自度不支，取砲弩守其悉焚之，曰：無以遺敵也。遣人問道遺書其兄昌言曰：徽言死矣，兄其勉事君，裨校李位、石斌啓外郭，納金兵。徽言與太

原路兵馬都監孫昂，決戰鬥中，所格殺甚衆，退嬰牙城以守。金人急攻之，徽言置妻子室中，積薪焚之，還坐堂上，拔佩刀自擬，左右持之急。金兵至，挾徽言以去。婁宿就見之，曰：二帝北去，爾爲誰守？此徽言曰：吾爲建炎天子。婁宿曰：我兵已南，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爲？出金詔曰：能屈節相從，當使汝世帥延安，舉陝地并有之。徽言大罵，婁宿舉戟向之，徽言以首迎刃，婁宿飲之酒。徽言以杯擲婁宿，怒罵不已。金人遂殺之。粘罕聞其死，責婁宿曰：奈何殺忠義人？贈彰化軍節度，謚忠壯，昂亦不屈而死，贈團練使。向子韶字和卿，開封人，知淮寧府。建炎二年，金人攻淮寧城。

子韶率軍民巷戰力屈爲所執金人欲降之子韶戟手大罵金人殺之其弟知唐州子缺朝請郎子家等皆遇害惟少子鴻六歲得存贈子韶通議大夫謚忠毅初金人至淮寧楊時聞之曰子韶必死矣蓋知其素守云
楊邦又字晞稷吉水人登進士第知溧陽縣叛卒周德據府城殺官吏邦又出獄囚趙明等論之曰爾等若能誅賊不惟宥罪爾當上功與官明請行邦又飲之酒遂討平之建炎三年金人至江上高宗如浙西留右僕射杜充駐劄建康充及金人戰于馬家渡敗降金人濟江鼓行逼城時李棣以戶部尚書董餉陳邦光守建康皆具降狀迎之金帥完顏宗弼至

棣流血曰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速殺我翌日宗弼與充稅邦光宴堂上立邦又於庭邦又叱充等曰天子以若等朝鬼不爲他邦臣宗弼遣人說之許以舊官邦又以首觸柱
扞城敵至迎降與其寡樂尚有何面目見我乎劉團練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邦又曰若無多云欲死趣書死字邦又大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宗弼再勸之邦又大罵金人遂殺之年四十四贈徽猷閣待制謚忠襄官其四子邦又少處郡學不視非禮同舍生拉之出遊言故舊家實娼館也邦又初不疑酒數行娼女出邦又疾趨還舍解其衣冠焚之

曾志字仲常，鞏之孫也。通判温州，須次于越。建炎二年，金人陷越，酋琶八令詰旦城中文武官並詣府，有不至及藏匿不覺察者皆死。志獨不往，隣人逮捕見琶八，志言：「國家何負汝，乃叛盟欺天，恣爲不道。我宋世臣也，恨無兵柄以殺賊，安能貪生事爾奴狗耶？」金人愕眙相視，琶八揮之出，左右驅其家屬四十口，殺之南門外。越人作窖瘞其屍，金人去，志弟息知餘杭縣，製大棺，斂其骨，葬之天柱山，贈三資官。其子弟方遇難時，子密甫四歲，與乳母張氏皆死。夜值小雨，張氏復蘇，顧見密亦蘇，尚吮其乳。郡卒陳海匿密以歸，後知南安軍。志從弟悟字蒙伯，肇之孫也。第進士，靖康間爲亳州士曹，金人破

亳州，悟被執，大罵衆，刃崩之。妻子同日被害。劉汲字直夫，丹徒人，第進士，爲開封府推官。自盛章等尹京，果於誅殺，率取特旨以快意。汲白府奏罷之。宰相王黼領應奉司，汲對客輒詆之。黼怒，奏謫監蓬州稅。欽宗置京西轉運司於鄧州，以汲添差副使。建炎元年，范致虛師至陝，汲貽書勸以一軍自蒲中，越河陽，焚金人積聚，絕河橋。一軍自陝路直抵鄭許，與諸道連衡，敵必解散。金人再犯京師，諸道不知朝廷動息者三月。馮延緒傳詔撫諭，謂車駕出郊，定和議，令諸道罷兵。汲謂副總管高公純曰：「詔書未可遽信，公純問故。」汲曰：「詔下以去年十二月，鄧去京七百里，今始至州，何也？」安

有議和三月而敵猶未退乎此必金人脅朝廷以欵勤王之師爾可速進兵公純難之汲請自行公純不得已至南陽不進汲獨馳數千騎赴都城二帝已北行汲素服慟哭高宗立汲代公純攝帥事捐金帛饗士爲戰守計詔鄧州備巡幸汲廣城池修行闕具儲備以待乘輿加京西路安撫使知鄧州金人謀知鄧州爲行在所命其將銀朱急攻京西汲遣副總管侯成林守南陽金人奄至殺成林汲命戚昂將兵三千逆戰斬儀與趙宗印犄角之汲令城中有材武願從軍者留餘從便得敢死士四百人汲自將登陴望見宗印從間道遁汲馳入昂軍結陣以待敵至殊死戰敵却俄而儀敗金人攻之

益急衆請汲去汲曰使敵知安撫使在此爲國家致死遂死之贈大中大夫謚忠介

郭永元城人身長七尺美鬚髯爲河北西路提舉常平金人趨京師時天寒所過率藉冰梯城不攻而入永在大名聞之弛壕漁之禁人爭出魚冰不能合金人至城下睥睨久之而去劉豫寇大名孤城無援或勸漕司張益謙委城遁永曰北門所以蔽遮梁宋彼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當死守以待援兵之至奈何棄之永募士資帛書夜縋城出告急且請朝廷先爲之備豫率東平濟南俘卒大呼城下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者無噍類益謙輩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

正吾儕報國之時也。質明，大霧四塞，豫以車發斷碑殘礎，攻城樓櫓皆壞，守陴者多死。城陷，永坐城樓上，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汝輩去亦何之？巢傾卵破，命也。奚懼？益謙等率眾迎降。金人曰：城破始降，何也？眾以永不從為辭。金人遣騎召永，永正衣冠，南向再拜，易幅巾而入。粘罕曰：沮降者誰？永曰：不降者我。金人奇永狀貌，且素聞其賢，欲降之。永瞋目大罵，金人殺之。一家皆遇害。永博通古今，家藏書萬卷，杜充守大名，永畫數策以獻。它日問之曰：未暇讀也。永數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得虛聲，以此而當大任，鮮不顛覆者。公等足與為治乎？充大慚。兩宮

北狩，永號絕仆地，不食者數日。其忠義蓋天也。紹興初，贈資政殿學士，謚勇節，官其族數人。

歐陽珣，廬陵人，第進士，為將，作監丞。金人犯京師，朝議割河、北、絳、磁、深三鎮地講和。珣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予人。戰敗而失其地，它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其地，它日取之，曲不從。遣珣奉使割深州。珣至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為奸臣所誤至此，吾已辦一死來矣。汝等宜勉為忠義以報國。金人怒，執送燕焚之。

李彥仙，字少嚴，彭原人，為石壕尉。金人再犯汴，永興帥范致虛合西兵入援。彥仙遮說曰：殺澗道隘，難以眾進，不若分兵

而前留其半於陝，可爲後圖。致虛不聽，果敗。彥仙堅守三嵎，民爭依之。下令曰：尉異縣人，非如汝室家丘墓，仕是。今尉爲汝守，若當悉力。衆皆奮。金人攻三嵎，彥仙戰佯北。金人追之，伏發，掩殺千計。分兵四出，下五十餘壁。初，金人得陝，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彥仙陰遣士，廁其間。金人不覺。彥仙引兵攻其南郭，夜潛師薄東北隅，所遣士內應，謀而入。復陝州，乘勝渡河，列柵中條諸山，郡邑響附。遣邵雲等下絳，解諸郡吏行文書，請州印。彥仙曰：吾以尉守此，第用吾印，命知陝州兼安撫使。彥仙蒐軍實，增陴濬湟，益爲戰守備。盡取家屬以來，曰：吾以家徇國，與城俱存亡。邵與在神稷山，來受節制。彥仙

此奇策
必不能從

辟興統領河北忠義軍馬屯三門，遂復虢州。建炎三年，婁宿悉兵自蒲解大入，彥仙伏兵中條山擊之。金人大潰，婁宿僅以身免。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遣人詣宣撫使張浚，求三千騎。俟金人攻陝，卽空城度河北，趨晉絳，并汾擣其心腹。金人必自救，乃由嵐石西度河，道鄜延以歸。浚貽書使彥仙空城清野，據險保聚。俟隙而動，婁宿率叛將折可求，衆號十萬來攻。分其兵爲十，以正月旦爲始，日輪一軍攻城。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意氣如平常，登譙門，大作技樂，潛使人縋而出，焚其攻具。久之，食盡，煮豆以啖其下，而取汁自飲。至是亦盡，告急於浚。浚檄都統制曲端來援。端素疾彥仙，出已上無出兵。

人心如此
彦仙宜與
共死易敵
衣走渡河
是其一失
然卒能死

意浚幕官謝昇曰金旦暮下陝則全據大河且窺蜀矣浚乃
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裨將邵隆呂圓登楊伯孫自外來
援間關傷仆僅有至者婁宿奇彦仙才陷以河南兵馬元帥
彦仙斬其使圍急復使人呼曰即降昇前秩彦仙曰吾寧為
宋鬼安用汝富貴為命弩一發斃之設鈎索日鈎取金人春
斲城上殺傷相當守陴者死傷日盡金益兵急攻城陷彦仙
率眾巷戰左臂中刃不斷金人惜其才以重賞募人生致之
彦仙易敵衣走渡河既而聞金人縱兵屠掠曰金人所以甘
心此城以我堅守不下故也我何面目復生乎遂投河死年
三十六金人害其家惟弟夔子毅得免贈彰武軍節度使謚

覆可相掩

立及曾室
皆得雨而

忠威自金兵再至關以東皆下惟陝獨存金人必欲下陝然
後併力西向彦仙以孤城扼其衝再踰年大小二百戰金人
不得西至城陷民無貳心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金人哭李
觀察金人怒屠其城全陝遂沒裨將邵雲被執婁宿欲命以
千戶長雲大罵不屈婁宿怒釘五日而磔之金人有就視者
猶嘆血噴其面呂圓登宋炎賈何閻平趙成皆死並贈官錄
其家
趙立徐州人建炎三年金人攻徐王復拒守命立督戰城陷
復與其家皆死教授鄭褒亦罵敵而死立巷戰奪門以出金
人擊之死夜半得微雨而蘇乃殺守者入城求復屍手瘞之

史續

卷之二百七十八

三

蘇雨能蘇
死人鮮知

史綱 卷之二百七十八
金人北還立率殘兵邀擊斷其歸路奪舟船軍聲復振鄉民
多附之立團結爲兵遂復徐州詔權知州事立奏爲復立廟
每出師必帥衆泣禱曰公爲朝廷死必能陰祐遺民齊人聞
之歸心焉時山東諸郡莽爲盜區立介居其間威名流聞遷
忠州刺史金圍楚州急宣撫使杜充命立將所部兵往赴之
且戰且行連七戰而後達兩頰中流矢不能言以手指麾旣
入城而後拔鏃詔以立守楚州明年金人攻城立撤廢屋然
火池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鈎取投火中乃稍退兀朮
北歸以輜重假道於楚立斬其使兀朮怒設南北兩屯絕餉
道立引兵出戰大破之一日擁六騎出城呼曰我鎮撫也可

來接戰有兩騎將襲其背立奮矛刺之奪兩馬而還承州旣
陷楚勢益孤立遣人告急簽書樞密院事趙鼎遣張俊救之
俊不肯行鼎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淮失楚則大事去矣若俊
憚行臣願與之偕往俊復辭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之
東海李彥先以兵至淮河扼不得進高郵薛慶至揚州被執
死光世至承州下不用命揚州郭仲威按兵顧望獨海陵岳
飛欲援之而衆寡不敵高宗以書趣光世進兵光世訖不行
金知外救絕攻益急立募壯士焚其梯火輒反向立歎曰豈
天未助順乎一旦風轉焚一梯立喜登磴道以觀飛砲中其
首立曰我不能爲國家殄賊矣言訖而絕年三十七衆巷哭

推程括攝鎮撫使以守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初劉豫遣立故人賁書約降立不發書焚市中曰吾了此賊必滅豫乃止圍既久衆益困立夜焚香望東南拜泣曰立誓死守不敢負國家命其衆擊鼓曰援兵至聞吾鼓聲則應矣如是累月終無至者立戒士卒不幸城破巷戰決死及陷衆如其言自金人犯中國所至率以虛聲脅降惟太原堅守踰二年濮州城破殺傷相當皆爲金人所憚而立威名戰多威出其上計聞贈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子孫十人謚忠烈立祠曰顯忠王復贈資政殿學士謚壯節官其家五人王忠植太行義士也紹興九年取石州等十一郡撥河東經

其可哭

畧安撫使叛將趙惟清執忠植詣撒離曷撒離曷使甲士引詣慶陽城下諭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爲金人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撒離曷怒詰之忠植披襟大呼曰當速殺我遂遇害贈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家十人

唐琦本衛士高宗航海琦病留越州李鄴以城降金將琶八守之琦袖石伏道旁伺其出擊之不中被執琶八詰之琦曰欲碎爾首死爲趙氏鬼耳琶八曰李鄴爲帥尚以城降汝何人敢爾琦曰鄴爲臣不忠吾恨不得手刃之尚何言爲乃顧鄴曰我月給才石五斗米不肯背其主爾享國厚恩乃若此

豈復齒人類哉。彗八日，使人人如此，趙氏豈至是哉。欲活之，琦大罵，乃殺之。詔立廟，賜名旌忠。李震，汴人也。金人迫京師，震時爲小校，率所部三百人出戰，殺人馬七百餘，已而被執。金人曰：「南朝皇帝安在？」震曰：「我官家非爾所當問。」金人怒，縋諸庭柱，斮割之，膚肉垂盡，腹有餘氣，猶罵不絕口。

陳求道，咸寧人。登進士第。建炎四年，爲襄鄧隨郢鎮撫，以兵食不給，待命未行。值亂兵起，挈家寓蒲圻僧寺，招撫劉忠叛，驅至茗山，具酒食欲奉之爲主。求道正色責之，賊怒，殺其妻蔡氏及二子符佺。求道大罵，賊斷其舌而死。符子凱，竄山谷。

獲免賊，退求得父祖屍，葬于興陂。滕茂實，字秀穎，臨安人。第進士。靖康元年，假工部侍郎出使，爲金人所留。茂實兄綯，通判代州，降金，粘罕素聞茂實名，乃遷之代州。又自京師取其弟華實同居，以慰其意。欽宗自離都城，舊臣無敢謁見者。茂實聞欽宗將至，自爲哀詞，篆書宋工部侍郎滕茂實墓，取奉使黃幡裹之，以授友人董誥。欽宗及郊，茂實具冠幘迎謁，拜伏號泣。金人慰諭之，茂實請從舊主俱行。金人不許，憂憤卒。贈龍圖閣直學士。魏行，可建安人，以太學生假禮部侍郎充通問使。金人知其布衣借官，待之甚薄，因留不遣，行可貽書金人，警以不戢自

史續 卷之二十一
焚之禍且言大國舉中原與劉豫劉氏何德趙氏何罪若與趙氏賢于與劉豫萬萬請亟還之紹興六年卒贈秘閣修撰闡進宣武軍卒建炎初遣使通問進從行至雲中金人拘留使者散處之進亡去追還留守高慶裔問何為亡進曰思大宋爾又問郎主待汝有恩汝亡何故進曰錦衣玉食亦不戀也慶裔義而釋之凡三亡乃見殺進武校尉朱勣亦從行分在粘罕所勣欲固虜意見粘罕求妻室粘罕喜令擇所虜妻之勣取最醜者不半月亡去追還粘罕怒杖死挺下胡斌為殿前司將官闕寇作斌將弱卒數百守邵武紹定三年賊大至斌奮身迎戰格殺甚眾賊益生兵官軍所存僅數

十人或告以眾寡不敵盍避之斌曰郡民死者以萬計今生者逃出我不綴其勢使賊躡其後無噍類矣兵盡矢窮遂遇害其尸僵立移時始仆贈武節大夫郡民即斌戰地立武節廟

范旺順昌縣巡檢司軍校也盜俞勝起土軍陳望與射士張袞謀舉若應之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受國家廩食今力不能討反助寇為虐是無天地也凶黨遂殺旺并其子佛勝其妻馬氏行哭而至賊脅汙之不從節解之旺死跡在地隱隱不沒贈承信郎立忠節廟以祠之馬俊太平州慈湖砦兵也紹興二年砦軍陸德等據州叛周

史籍 卷之二十一
青爲謀主，將盡黠城中少壯，屠其老弱，然後擁衆渡江。俊隸青左右，得其謀，陰結其徒十人殺賊，俊伺青出，斫之中頰。九人懼，不敢前。俊與妻子皆遇害。青被傷臥，賊黨遂散。官軍捕誅德青，贈俊修武郎，立祠名登勇。

楊震仲，字革父，成都人。登進士第，權大安軍。吳曦叛，素聞其名，馳檄招之。震仲辭疾不行，教授史次秦亦被檄，謀於震仲。震仲曰：「大安爲西蜀第一州，若從其招，則諸郡風靡矣。力不能拒，當死之。」教授非城郭臣，且有母在，未可死。脫去爲宜，因屬次秦曰：「吾死，歛以小棺足矣。」曦遣郭鵬飛代震仲趣其行。震仲遺家人書曰：「吳曦之召，從之則失節，不從禍立見。我死，

禍止。一身人孰無死，死而有子，卽不死矣。鵬飛宴之，震仲終飲不見顏色。歸寓舍，然燭獨坐，夜漏三鼓，呼左右索湯。比至，震仲飲毒死矣。次秦歛而置于蕭寺，合郡爲之流涕。蜀之義士感慨奮發，協謀討逆。明年曦伏誅，贈直寶謨閣，謚節毅官。其二子鵬飛復迫遣次秦。次秦母年高而賢，命家人以訃聞。曦乃聽還。有郭靖者，高橋土豪，巡檢也。吳曦降，金靖奔大安軍。曦檄使還，至白崖關，謂其弟端曰：「吾家世爲王民，不忍棄漢衣冠，願死於此。」爲趙氏鬼，遂赴江而死。李誠之，東陽人。知蘄州。嘉定十四年，金兵至，誠之屢却之。金使持書來脅降，誠之戮之，而還其書。金下黃州，併兵十餘萬。

攻之城陷，率兵巷戰，子士允力戰死，誠之引劍將自剄，呼其家曰：城已破，汝等宜速死，無辱妻許氏。及嬭若孫皆赴水死。封正節侯。通判秦鉅巷戰敗，歸署，令火倉庫，乃自焚。子浚灑從父偕死。封義烈侯。州學教授阮希甫防禦判官趙汝標，斬春王簿寧時鳳，錄事參軍杜諤，蘄州都大監嚴剛中皆死。黃州之陷，守臣何大節投江死。

高稼，字南叔，邛州人，舉進士。寶慶三年，元兵至武勝，制置使鄭損棄沔州而遁。桂如淵鎮蜀，辟稼通判沔州。稼言：蜀以三關爲門戶，五州爲藩籬，自前帥棄五州，民無固志。一旦敵至，又有因糧之利，今亟當申理，俾緩急有所保聚。如淵然之，乃

翺山砦八十有四，募義兵五千人，與民約曰：敵至，則官軍守原堡，民丁保山砦，義兵爲遊擊，使前靡所掠，後弗能久。北兵由東道入，如淵辟稼知洋州，稼以洋居平地，無一卒以守，議移金州帥司軍千人駐洋州，不報。及鳳州破，制置司始從稼請調金州兵赴之，而兵不時至。漢中陷，梁洋之民數十萬盡趨安康，稼移屯黃金渡，收散卒，招忠義以制置司之命，致故將陳昱於安康，委以收復之任。昱部分諸軍，召青崖華陽諸關將，皆以兵來會，凡得三千人。稼竭帑廩贍之，以州事付通判，而自假節制軍馬，督諸將繼進。沔州破，北兵迫大安，益昌大震，稼亟命趣沔，自至西縣，援之。如淵檄稼守米倉，稼貽書

日今日之事如奕棋所校者先後耳苟以分水三泉米倉爲
可保敵兵若自宕昌清川以入將孰禦之蓋以興沔利三戎
司分駐鳳州俾制司已招之忠義關表復仇之豪傑聯兵以
進敵氣奪矣如淵遲疑不決逮天水同慶被屠西和圍益急
始會軍民萬人援之道梗不得前而城已破矣俄若窠七方
之師皆潰稼率遺民駐廉水縣召集保甲分布間道以保巴
山時文臣在軍中者惟稼一人如淵罷侍御史汪剛中欲稼
分其罪謂蜀之敗由稼遂罷之李心傳訟稼無罪制置使趙
彥呐以叅議官辟之制置司近漢中稼言漢中蕩無藩籬宜
經理仙人原以爲緩急視師之地彥呐以委稼稼至原繕營

壘峙芻糧比器甲開泉源守禦具備會召還彥呐奏留稼知
沔州提點利州刑獄葺理創破招集流散民皆襁負來歸北
兵入西和薄階州稼贊彥呐登原督知天水軍曹友聞等大
戰北兵自鳳州入東軍不能禦遂擣河池至西池谷距沔九
十里衆議退保大安稼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能進據險地
以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敢深入若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
事去矣彥呐竟行留稼守沔北兵自白水關入距沔六十里
沔無城依水爲阻稼升高鼓譟盛旗鼓爲疑兵彥呐至置口
檄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還沔召小將楊俊何璘以兵會又
調總管王宣精兵千人益之未幾北兵大至璘遁其衆皆潰

遂陷沔州初友聞以沔不可守勸稼移保山砦欲自七方率所部助之稼曰七方要地不可棄吾郡將也城亦不可棄事若不濟有死而已稼子斯復以時危任重為憂稼曰吾得死所何憾以書告李心傳曰稼必堅守沔無沔則無蜀矣自謂此舉可以無負知己及事迫參議楊約勸稼保大安稼厲聲曰我以監司守城郭爾以幕客往來應援各行其志城陷死之贈龍圖閣直學士謚曰忠

曹友聞字允叔彬裔孫也登進士第端平二年以左驍衛大將軍扼仙人關諜聞北兵合西夏女真回回吐番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友聞語弟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眾寡不敵

壤事每每如此使人扼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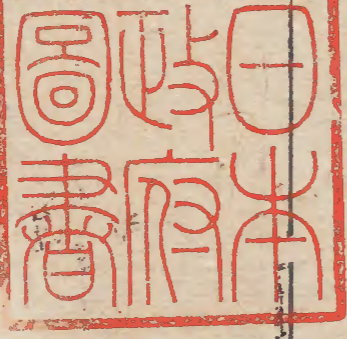
友聞至大安與否史不明言

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設伏以待之北兵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制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馳書彥呐曰沔陽蜀之險要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入蜀又有曹萬王宣首尾應援可保必捷大安地勢平曠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步兵所短况眾寡不敵豈可於平地控禦彥呐不以為然一日持紅牌來速者七友聞議以寡擊眾非乘夜出奇內外夾擊不可乃遣萬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為應外呼殺聲北兵至萬出逆戰敵將八都魯達海往

北彥响之

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箋友聞遣選鋒楊
大全遊奕馮大用出東萊園擊敵後隊敢勇夏用神勁趙興
出水嶺擊敵中隊安邊呂嗣德陳庚出龍泉頭擊敵前隊友
聞親帥精兵二千人疾馳至隘下遣保捷劉虎帥敢死士五
百人衝前軍前軍不動虎眾衝枚突戰會大風雨諸將請曰
雨不止淖滑沒足宜俟少霽友聞叱之遂擁兵濟入龍尾頭
萬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
宋軍以絲裘代甲經雨重滯步鬪至明元兵益增鐵騎四面
圍繞友聞歎曰天也吾有死而已極口詬罵殺所乘馬血戰
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沒北兵遂長驅入蜀贈龍圖閣學士

謚曰節萬贈武翼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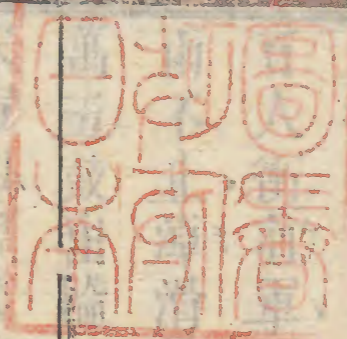
史緯卷一百七十八終

史緯卷一百七十八

嘉永三

卷之三十一

宋史 卷之三十一 紀三十一 宋高宗皇帝本紀第十一



宋軍以歸來代甲經兩重帶步調至明元其益增鐵騎四面
圍繞友聞歎曰天也吾有死而已極口譴罵殺所乘馬血戰
盡曰萬觀庭翼大夫 沒北兵遂長驅入蜀 廣德園閣學士

